



家

文恭公文集其板已亡族中鮮有此書茲因

煌曾在京於朱太僕諱續經案頭所得丁

酉九月重裝謹識



文恭公文集

卷之一

計七卷六本



題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蓋自陽明子以理學倡於越而我越  
中人士溯其旨而邃於學者先後  
不乏當時及門固有獨傳其心印者  
矣後數十年而有陽和公公篤信  
良知歸依誠切懇末學談本體而

忽工夫則揭致字以為提撕謂知良  
知而不知致者終小陽明子之所以教  
也故其親身率先倫理竭力事其  
太僕公生死以之忠愍之吊自弱冠  
已然其後抗疏之朝所建樹德  
有同臭味之意忠孝狀元海內人

人知頌之矣然此固其大節之顯然  
者更有一片精神流貫為世道攸賴  
寔近世士人之所希公處江陵柄國  
時人端言學而公喜口不能談在  
魚師昭羣京師在越昭羣於越嘗  
登公懷永之堂朋徒滿座子弟侍

側三王諸孫方為童子布衣草屨  
洒掃詩歌志意忻暢而一郡興起不  
戒以喻其在它所可知矣見人之善多  
方接引象所當為有瞻前顧後之  
士所逡巡者而公挺身一世所迤至今  
想見其懇懇之衷直前之氣猶令

人神王而心竦以此精神以刃擔當世  
道鼓舞人心宇宙間不可一日無若  
人者公之於世重矣昔周

肅皇帝之謂陽明子也曰王守仁是有  
用道學大哉王言道學而無用則  
亦無用此學矣世之談學不少而有

實用者統人彼嗜學之念不切而毀  
譽得喪撓其中則精神不貫而所  
學卒成無用世用之學雖稱孝稱  
弟猶為士之次忠節比於東漢諸人  
猶謂之無當於道無救於時而况其  
下者乎此公所為重於世而余深有  
嘆乎近時之不易得也已然公學是  
用而世又以其不究於用為惜夫既以  
精神為用則亦何間於存亡公往矣  
而今其弟若子脩公之業而聽羣  
不廢今伯子清江君以其學施之  
政事且我輩講究是事者日滿文

成之祠而學之濟之凡此皆公之精神  
公之作用未嘗一時不在也公有遺  
文若干卷一句一言皆精神所寄業  
已付梓而近吉水南阜鄒公知公家  
深澗加選訂精光愈露既成而清  
江君與其弟太學君乞言於余以

余素辱公典可而且同學陽明之  
學也余因為之叙述以附鄒公之後  
夫茲集行而公之寃於用者其更  
有終窮也乎哉

萬曆癸卯午月之望同郡侍教生  
周汝登頓首拜撰

題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余筮仕稽陽獲瞻陽和先生矩範氣

溫言侃蓋有道君子也去稽陽幾十

載而後再聆聲欵於京國間先生以

夙誼視余疊又不倦無非樂與人善

之心歟迨余視鹺晉東而先生已不



可作矣天生哲人學未竟用惜哉越  
十又七季余出按江右適嗣君綰綬  
臨陽亟索其遺文讀之閱深淵懿類  
彖論學邃語也先生之學妙契良知  
宗旨至語以示人則云本體本無可  
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旨哉言乎陽  
明先生病俗學之支離特揭本體為  
聖學真詮而後之襲其說者往又脫  
畧於檢點至今聰慧無忌之徒藉口  
超悟以掩護躬行其去聖門之訓愈  
遠矣先生自悟本體而以操修立教  
可謂善發陽明氏之蘊奧者乎門人

序言有曰見徹則進以裊修行高則  
啟以覺悟摹擬古人則以自信為真  
空譚玄妙則以踐履為實提醒人心  
彥悟並進是豈徒事口耳者可窺闖  
藩籬也嗟乎安得起先生於九原  
與子觀面論心以訂正聖學哉遺編  
會心追感簪雅因俞嗣君之請以寄  
神交之志云爾若其文章經濟觀者  
當自得之余何容贅焉

昔

萬曆壬寅歲季秋月荆谿吳達可書  
於臨陽公署

序言有曰見徹則進以裊修行高則  
啟以覺悟摹擬古人則以自信為真  
空譚玄妙則以踐履為實提醒人心  
彥悟並進是豈徒事口耳者可窺闖  
我藩籬也嗟乎安得起先生於九原  
而親面論心以訂正聖學哉遺編

會心追感晉雅因俞嗣君之請以寄  
神交之志云爾若其文章經濟觀者  
當自得之余何容贅焉

昔

萬曆壬寅歲季秋月荆谿吳達可書  
於臨陽公署

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  
曰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然簡袞煩  
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心期  
曷無讓予思與公相遭星沙之濱公先  
一日登嶽麓去予後公一日宿古寺觀  
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意謂

與公合併有日廼公再出而元標乞歸  
舊隱公遂為古人兩人徒書牘往來今  
復從故牘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日  
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  
闡揚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  
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溫飽然史不  
載其學術鑽研何似公自登第後所至  
求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子聞一言  
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  
為己辜不難以其身為百姓請命公何  
心哉真以斯道為己任而任道者必以  
明明德于天下為極致此公學之崖畧  
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  
難華亭時右名理即以理學為窟宅朝

登講堂夕踞華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  
盡世且為波流且為茅靡公亭亭孤騫  
至冒江陵誚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  
未大行于天下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  
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  
人者覩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毅  
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

忠孝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  
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為  
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  
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  
餘里兩上書叩閭鳴太僕公冤心可剖  
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即古忠孝  
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為言孝也忠孝立

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  
予聞先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輿言義  
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當提信字此皆  
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雖汪洋不測  
然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  
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  
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顧譚良知者多

憑神識為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  
羽翼汝中如兩軫然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  
乎予自立朝覩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  
儒與公輩同心同德以闡繹聖真而近  
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  
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浸明浸

昌夫孰謂種佳谷于地而弗生生也者  
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皆

萬曆壬寅孟秋月吉旦吉水侍教生鄒  
元標頓首拜撰



刻張宮諭文集叙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稿也予與宮  
論同官詞林子最善病藥物是須  
何暇及其他即宮諭有所著作不  
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要以  
萬物一體為宗而以明明德於天下



為願其望聖人而蘄至之切於饑渴  
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于幾  
微而戒于恍惚譚民之寔若已推  
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真意溢發使  
予對之如對宮諭之而親承其語豈  
非精神所注有通接于言外者耶昔

人比立言于功德抑惟是真之所傳  
自不可朽如徒粉飾其辭以是為  
行遠容非虛車之喻乎宮諭又嘗  
脩黜邑三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  
欲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于耳目所  
睹聞又以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

何人自視得無薄乎于是槩取而裁  
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脩志  
予與同郡邑二三君子皆謙讓不敢  
居且為限年予謂諸君子曰以此視  
宮論其力量豈不相遠哉諸君子曰  
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卽委

專矣其能任乎諸君子凝神久之谷  
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  
非一真所屈耶嗟夫真者聖門所未  
見而思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  
心之望宮論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  
于斯文又且秉

國之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  
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願徒以此  
留其精爽予能無愧夫予能無愧  
夫

萬曆癸巳年弟新建鄧以讚頓首  
書

刻張陽和先生論學書序

書今具載集中

後世談學者各有一時之說宋人多言天理人欲其  
在近世則多言本體工夫要之皆屬支離而非孔孟  
宗旨也此理在人無方無體自感自通平鋪於日用  
之間學則聖不學則凡豈能加減於毫末哉孰為天  
理孰為人欲孰為本體孰為工夫種種色色皆由見  
生復以我見而破彼見此言所以轉多也雖然任斯  
道之責者固不得而辭也亦各云救而已矣蓋昔王  
文成公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則本

體工夫原無二項明矣陽和先生最尊信文成公者  
顧於此獨不甚肯其說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  
皆工夫也先生之論主於救世人之不用工夫者故  
不嫌於分析歟後之學者果能由工夫以達本體則  
始雖分而竟必合否則徒守文成公之緒論雖說到  
渾合無縫罅處亦對塔相輪去此尚遠也起陋劣實  
賴先生提醒今先生已逝痛何可言魯舜徵氏刻先  
生書稿以公同志爰弁數語於簡端志不忘也歸善  
楊起元書

陽和先生論學書後序

世所推尊聖學者豈不以盡性至命哉顧性不易知  
而以虛靈當之則局於見功不易盡而以篤行當之  
則泥於迹此下學上達一貫之所為難也誠知於穆  
之體不以見見不以聞聞而流動充滿無微不貫則  
復性之功不容不戒不容不懼而收攝保聚無間可  
弛如是之體是謂真體如是之功是謂實功融徹外  
內齊一天人註我六經覲面千古則謂之紹明聖緒  
豈虛哉吾師陽和先生英姿偉識好學樂群求友四

方不忘規戒見徹則進以禋修行高則啓以覺悟摹  
擬古人則以自得為真空談玄妙則以踐履為實補  
偏救弊宛乎下學上達之旨不蘄以文詞勝也一日  
手其書若干以示某曰近見如此試與子商之亡何  
而先生不起矣嗚呼痛哉先生孝友在宗黨端潔在  
鄉閭直節在朝廷令聞在天下無不可為後學法程  
至默契良知之體雖文成入室弟子自謂弗如也某  
無能為役恐終怠棄謹守其遺書奉若著蔡因梓之  
請正四方有道以終先生之志云門人曾鳳儀識

陽明張公諱像



煌曹

像讚

制科大魁講幄從官遠宗明道近淑伯安  
千仞峯嶺萬頃清寒如擊金玉如挹芝蘭  
所可模者人貌翩翩爾若夫肫肫孝思烈  
烈忠肝如水行地如日麗天使後世忻慕  
願為執鞭者又豈在於縑素間邪

汝南友人王祖嫡書



郡志小傳

餘姚孫鑛撰

郡志既傳布未一年而子蓋卒子蓋名元忭太僕天  
復長子余庚午冬與子蓋為文會熟其為人於時雖  
為舉人即有大志慨然論天下事矣先是太僕公有  
滇南逮值病子蓋扶掖往艱辛萬里鄉人稱焉事卒  
得白已乃撫他事除名語在太僕傳中明年辛未登  
進士第一授修撰又明年值 覃恩則上疏力白太  
僕公寬 詔特許復官蓋異數也於時部覆疏固云  
後有比者必其子亦如元忭乃得許可知其難矣是

歲有星變子蓋上疏言事甚激切既上以揭帖詣時相相不出見第遣人謂曰如此門生者十五年即望代我何見小如此又曰既如此我亦不為渠地子蓋曰待為地當不上疏矣竟出語傳入時相曰此人當病狂矣疏久不報子蓋遂請告既而遣太僕艱仍起故官居京師則講王文成之學世方諱講學子蓋不顧二三同志常有會是時知子蓋者咸期為公輔而子蓋亦隱然自任於人材及邊務至他生民利病皆手有記慎取與持身如捧盈壬午秋使楚明年遣劉安人難後二年修郡志乃又亟稱王文成以為事事可師與商時事得失較若鑑照所論說皆可施用又皆出獨見不隨人低昂益淵邃有詣矣然每談未嘗不極口言太僕之負屈也子蓋少多疾以好學益羸時時苦脾弱丙戌冬脾患益甚余往與別坐床上面色青黑骨瘦如削又多痰然家人小事必咨應酬間錙銖必求諸禮無忽慢也至京晉諭德復上疏理太僕事詔不許仍訐責人謂太僕前已踰例茲舉不其可已然子蓋夙志如此當必有傷心者矣子蓋沉

毅多智慮其見義奮然敢任不遠嫌疑固昔人所謂  
國器竟未究其志惜哉初余與子蓋分輯郡志子蓋  
專人物其三篇有錄無書蕭公復屬余續成之嗟乎  
良友已矣青簡尚新叔夜闕一以自儆固有此耶因  
流涕次子蓋事附焉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行狀

同邑朱賡譔

萬曆戊子春太子諭德張公子蓋卒於官其二子皆  
在越同邑朱賡與之訣而哭之哭已則為經紀其事  
歛而再哭失聲已乃手記其平生有妻子不識而賡  
識之者欲以眎其二子而其長子汝霖奔至京師亦  
謂非賡不可作狀將藉手以乞銘焉嗚呼賡豈謂今  
日遽為子蓋作狀哉狀曰子蓋姓張氏諱元忭別號  
陽和先世本蜀之縣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咸淳中名



遠猷者來守紹興因家焉遂為山陰人太守公九傳而生宗盛宗盛生詔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嘉靖丁未進士仕至甘肅行太僕卿娶劉氏封安人子蓋父母也子蓋生而狀貌欽鬚劍眉喬宇岑準頰顴識者知其不凡既就學誦讀不輟口坐常至夜分劉安人獨一子又素羸固止之則陰篝燈帷中伺劉安人寢復起讀一日太僕公命之對曰脫穎慚居客後應聲曰致身敢讓人先太僕公大竒之太僕公為儀部郎子蓋從每向太僕公物色諸縉紳臧否及朝政得失太僕公叱之曰孺子何知勿妄言楊椒山公之就戮也為文遙奠而哭之悲悽憤烈聞者舌吐嘗讀朱子格致章覆卷思曰無乃倒言之乎何以云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灑然有悟自是日究心於此學矣乙卯歸娶于越至則邀余及少宗伯羅公一甫同學於侍御俞先生所俞先生改容語曰子非吾弟子也以師友之間待之明年試有司輒高等戊午舉于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念違子室久泝江往省不復

置計偕於念踰年乃歸其後連上春官不第則築室  
龍山之上復邀余及一甫讀書其中經術世務靡不  
相與究極慨然有必為古人之志焉戊辰三人同上  
春官子蓋願獨不第意方怏怏而會太僕公以雲南  
武定功為忌者所中有 詔逮訊於滇子蓋自邸中  
倉皇馳歸身掖太僕公至滇間關於駭機伏弩之間  
幸而得釋則又慮有中變令所親護太僕公歸而自  
以單騎并日馳京師白當道始得 俞旨旨下則又  
以單騎并日馳歸慰太僕公於家父子相抱且泣且  
喜若更生蓋一歲而旋遠南北者三以里計者三以  
餘時年踰三十而髮種種盡白人言太僕公可謂有  
子矣明年入成均太倉王荆翁為國子司業一見以  
國士遇之辛未上春官讀書元真觀中一夕異香滿  
室隱隱聞神語曰狀元獨占春闈因以詩紀之是年  
舉進士果第一授翰林修撰時一甫及余已先授史  
職三人復同官比鄰而居所以淬礪之愈至而子蓋  
之舉禮闈實一甫所錄里中以為美談云子蓋既拜  
官益思竭忠讜報 國恩會 上御極初年客星經

天御史某以直言被放科臣救之不得子蓋疏請復  
某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 兩宮以端化本語  
甚激留中不報亡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至則日  
夜侍膝下衣帶不解者十閱月而太僕公竟不起子  
蓋哀毀骨立如不欲生嘆越俗居喪燕賓崇佛非制  
於是一遵古禮著為家法越人有化之者太僕公為  
諸生時嘗修山陰志歲久多逸事子蓋因讀禮之暇  
續成之又撰會稽志事核而詳兩邑之有全志始此  
戊寅免喪復除修撰同修 會典己卯充內書堂教

習故事入內書堂為乙其章句課之對語止矣子蓋  
曰此輩他日在 天子左右關主德不細柰何不預  
教之乃取中鑒錄親為條解用示勸懲又作訓忠諸  
吟令歌之冀其有所感悟已充 經筵展書官 起

居館編纂章奏庚辰充 廷試掌卷官代草文官

誥勅壬午八月 皇嗣誕生齋 書告楚中六王因

上匡廬浮沅湘取道入武夷瀟然山水間有吞雲翥  
八九之意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仍偕同志聚  
集講學遠近喁喁嚮風焉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

太安人七十衰矣依戀不忍去太安人怒而遣之不得已強行行不百里心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遂逝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歛人以為孝感云居太安人喪一如太僕公喪偃伏苦次足不涉里門比塋則朔望走墓前伏地哭聲動林木終三年猶一日也紹興郡志自南宋以來多闕不修會太常孫公鑛亦廬居郡太守並以志請兩公分曹而為之諸人物列傳皆屬子蓋褒貶予奪不輕置一字再更歲而殺青罷邑三志並出張氏父子手有班馬氏之風焉

予亥春免喪再補修撰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七月充經筵講官既入侍見上津津嚮學講臣有所諷勸和顏色受之退而喜曰今而後庶幾效一言之愚裨聖聰萬一乎先是上登極覃恩子蓋痛太僕公以被黜不得與上疏請曰臣父天復為雲南副使時督兵武定斬逆酋鳳繼祖首及其黨千數報二十年之逋誅拓地千有餘里功狀甚著會臣父遷去忌者中以竒禍遂誣指命之伐父挫于刀筆之前臣竊痛之願以臣應得恩贖

臣父罪臣死亡所恨 詔原之量予冠服至是子蓋復上疏申前請 上以其越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乃伏而嘆曰嗟乎吾不能以至誠動 天昭雪父冤何以見吾父地下乎邑邑不樂者久之體故羸又中更滇南之難積憂傷脾春三月病轉劇遂不起臨革一語不及私惟向余作啓手足狀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且瞑門人國博曾君鳳儀涕呼曰師平日功夫正在此時用復張目拱謝之乃瞑嗚呼可謂得正而斃矣子蓋平生以忠孝自許蓋其天性而日所孜孜者尤以講學為急學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學文成者多事口耳乃以力行矯之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又言朱陸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旨者彙成一書曰朱子摘編書出而紛紛異同之說可置弗辯已居官居鄉必聯屬同志講明此學殆無虛日蓋其志直以天下為已任而謂非正人心必不可以治天下非明學術必不可以正人心此其

不... 卷之一

諄諄大指也性剛介不苟取予亦不能媿媿事人江  
 陵公棟政諸黨人趨之若狂子蓋實出其門願獨恬  
 然自守歲時旅進一謁而已及江陵公病亟門人請  
 禱謂子蓋舉首也宜率先趣者交至子蓋第領之竟  
 弗禱家居不通刺有司絕當途之交至於地方利弊  
 佚材隱德未嘗不極力言之淞中舊行均徭賦法吏  
 因而為奸百姓囂然苦之條鞭法行稍稍帖席而吏  
 不得有所逞乃譁言不便幾動搖矣子蓋移書當道  
 陳利害甚悉法得不更稽山文公祠天真文成祠用  
 新例盡毀子蓋嘆曰崇祀先賢興起後學何蠹于地  
 方而以毀為多方護持之所以卒復兩祠者本子蓋  
 之力也季長沙公本徐僉憲公甫宰范處士瓘周處  
 士夢秀皆鄉先生並言于學使者得祀學宮其他閭  
 閻之行閨門之操耳目所及靡不聞揚尤篤於親族  
 親族待炊者數十家其不能婚不能喪老弱孤寡不  
 能存者加給焉兩弟生最晚且異母太僕公憐之甚  
 病且革猶張目睨子蓋子蓋跽而泣曰所不視吾弟  
 如吾子有如此日太僕公乃瞑其後訓撫之恩義備

篤迄于有成頃訃歸兩弟拊膺號曰吾乃今真死吾父矣越俗浸尚華麗子蓋以淡泊先之衣必重澣飯僅脫粟于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綺繡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陶然自得常言此便是羲皇景界其胸次灑落又如此翰林職鉛槧以楨戶簡出為高子蓋既集四方學者雍容都講而復相與辯論人才商確當世之務聞某某稱說某某輒籍記之若弗克見 國家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曰即此是學于一時學者爭言子蓋且為名儒

且為公輔而子蓋亦自言千聖非異學為之則是宇宙事非異任用之則行隱然若自負焉惜乎天不假年齋志以沒宜知不知咸為之太息也蓋聞子蓋之生也其諸父夢文昌降於庭及其第也龍山夜鳴如吼是年水大潦山裂數處而郡守忽夢文昌墮地竟以子蓋之卒當之豈其存亡固關天地之數哉為文平正典雅耻工鞏悅所著有紹興府志會稽縣志雲門志畧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有不一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皇明大政記藏于家生嘉靖

戊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配王氏封安人曲阜丞大紀女子男二汝霖國子生即余婿汝懋國子生娶王文學應禎女女一字范憲副可奇仲子紹裘孫男七耀芳邑庠生娶陶太學允嘉女爍芳娶王太學鍾瑞女炳芳聘徐文學汝玉女煒芳聘魯定陶錦女煒芳未聘俱汝霖出烟芳聘陶舉人志高女炤芳聘董舉人懋中女孫女二一許字余孫體元一未字俱汝懋出余嘗攷國朝科名以甲魁為卿相勲德並茂垂鴻無窮者亡論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沒世之後猶蒙表章則一峯羅公倫梓溪舒公芬念菴羅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聞焉三君子所謂不愧科名者也豈其卿豈其相哉子蓋之造即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學同氣節同官不過五品又同安知後世無表章子蓋以繼三君子之躅者乎余故狀之以干于名世元老銘諸墓門使後之人有所徵信焉



文之二言不始言也

以繼三母于之聖昔乎余姑妣之以于于各世云夫  
同康弱同官不顯正品又同安味對世無素章于蓋  
其哪豈其味若于蓋之聖明未味其西山要之聖學  
于之長雍對而開焉三母于西體不對味各昔也豈  
章限一峯羅公命軒對潘公卷念峯羅公思也三母  
子不始不始中大夫而各對察字對世之對對察未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墓誌銘

太原王錫爵撰文

太子左諭德張君者篤學好修卓犖有大節予從太  
學諸生中識之既貴節益堅名亦益顯予心儀張君  
浸假而為清鏞為大呂乎庶幾鳴國家之盛而今已  
矣悲哉張君諱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  
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  
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  
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

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俟  
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  
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  
愍諫死君遙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  
大竒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  
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既冠偕今朱宗伯  
羅少宰受學於俞侍御侍御雅重君才行不敢以弟  
子禮禮君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  
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  
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  
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  
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  
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屨及門血縷縷滅趾  
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稱  
先皇帝指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以遭  
逢 聖明釋躄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母愧科名  
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

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  
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  
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  
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  
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  
堂君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貂管  
蘇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  
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  
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

槎間漫筆中已過家省太安人太安人趣君行復命  
君行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  
病不起矣蓋君在詞林一予告一奉使再歸里中而  
二尊人喪乃再與期會皆得耳受治言躬親楸柎藉  
榦之事無遺憾人以為孝感云丁亥起家用詞林久  
次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清理武黃尋充  
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嚮  
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 宸  
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覃恩君即疏白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已者  
移太僕公 詔予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  
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 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  
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讎志以歿願以身  
代父報 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  
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  
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

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顛務以實踐為基嘗曰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  
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  
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媵媿事人然  
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歆以竒行自見蓋君之進也  
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君  
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余曰某門人也皂囊白簡  
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為

之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塋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備兩弟怙君忘父之止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君行誼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大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皇明大政記藏于家君生嘉靖戊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堇衍大衍之一耳娶于王封安人子二汝霖汝懋俱太學生女一字范紹裘霖子五燿芳爨芳炳芳煒芳燁芳懋子二烱芳炤芳婚娶皆名家越人為余言始君族中盖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龍山鳴而君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墮而

君死始終殆關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君而又死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死而學士大夫之推轂君滋甚僉謂明興大廷首舉諸碩哲位不過五品而名重天下唯一峯梓溪念菴三先生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夫三先生皆軼軻不遇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門名輒與三先生埒詩不云乎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君子亦務闇修質行而已奚必竒節哉余重有慨于君因為之銘銘曰扶輿孕靈爰降文星山鳴于里策冠于廷既鳴胡裂星光隨滅靈氣還空哲人歸穴悠悠古今孰愴我心爾貞爾介而表正儒林式如玉式如金吁嗟乎銘石在陰將永世懷爾之德音

王力  
穴烈烈古今  
皇策錄于致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墓表

會稽羅萬化撰

嗚呼此為余友宮諭張公子蓋之墓余之獲交子蓋也自嘉靖丁巳與大宗伯朱公少欽同師事侍御俞先生之門余長子蓋一歲少欽長余一歲三人相視稱莫逆云已余與少欽俱成隆慶戊辰進士先子蓋授史職而子蓋隨以辛未登第官翰林修撰余三人復比舍聯床切磋究竟宛如同學時何其懽也詎今萬曆戊子而子蓋逝矣嗚呼痛哉少欽業為狀以請

銘于相國王公荆石而復命余化表諸墓願余安忍也蓋屢操筆而屢廢者久之雖然誼安能無一言以慰子蓋按子蓋姓張氏名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故綿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徙家山陰入國朝而父太僕公天復以仕顯母為劉安人夢文昌降于庭而子蓋生古貌稜稜雙眉戟立識者已謂不凡及長嗜學誦讀不倦而慷慨負意氣論議侃侃常從太僕公於儀部每每詢縉紳臧否時政得失隱然已見激揚之志楊忠愍公死諫為文哭奠詞意悲憤聞者偉之讀朱

子格致篇輒覆卷沉思務求所安已聞王文成致良知之說恍若有悟喟然嘆曰學在是矣自是日究心焉戊午舉於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罷計偕往覲逾年始歸築融真堂于龍山陽講學其中後連上春官不第而會太僕公有滇難下石者蝟毛集之子蓋以一孱書生力脫竒禍蓋某年而吞吐蠻煙瘴雨中叩閣號呼泊於父子相抱泣於庭事卒以白而子蓋之精力頓耗是矣既入中秘自以釋躋取上第期有以自樹無媿科名稱聖明之遇日弭筆館下



蒐金匱石室之藏而研究之詞臣雍容文墨率樵戶  
簡出為高子蓋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材有得輒籍記  
之至 國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務協于一會 上  
御極星變御史某以直言被放子蓋疏 請復某官  
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 兩宮語甚切至不報無  
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歸躬湯藥者十閱月而太  
僕公卒子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免喪起家同修  
會典已克內書堂教習昭鑒訓忠期埏埴正人以備  
僕御之選蓋有古大臣之思焉已又克 經筵展書

官代草文官

誥勅直

起居注館會

皇嗣生奉

書告楚中諸王匡廬沅湘武夷諸洞天福地足跡靡  
不遍至必有會會必有記奚囊中珠玉累累也使竣  
以便道歸覲太安人依依膝下不忍去而太安人盛  
色督之行行不數舍心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  
不起矣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殮人以為孝感  
云再免喪起家用詞林久次擢春坊諭德清理武黃  
尋克 經筵講官既入侍見 上津津嚮學時霽顏  
色納講臣諷勸退而色喜謂 宗社幸甚庶幾抱微

忠伸末議靖獻於萬一也初上御曆覃恩太僕公以坐誣被黜不得與子蓋疏自寃狀請移恩太僕公詔予冠服至是復懇疏以原官請上以其違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大窘伏地慟不休痛澆洗之不行也控額之無地也烏烏之私格而貫日之誠微也竟伏枕奄奄尋至病革時余遭大故跣伏苦塊惟少欽守邸中得與子蓋訣啓手足示之呼陛下者再且曰朝廷亦多有人張目拱手謝門人之請遂歿嗚呼詎謂子蓋而止此耶子蓋少負竒稟忠

孝大節明發不忘自總髮以及艾行已守官耿耿為宇宙竒男子而尋厥本源則良知一脉遠宗文成而體驗實踐自得為多每謂學者皆說良知不說致良知去師門宗旨遠甚又曰上智即本體為工夫下學用工夫合本體其超悟融釋表裏洞貫不讓諸入室弟子而矯偏救弊以羽翼師說則子蓋之功有焉尤惓惓接引後學成就人材性剛直嫉惡如讎至於獎善常若不及如復文公文成兩賢祠祀四鄉先生於學宮議條鞭法便於民衆建龐公去思祠推創法之

功以示不搖皆本子蓋力也居恒負天下志間借鄉先生讌集胥目子蓋為黼宸中人願以古名臣傳及國朝經濟錄為相業助子蓋莞爾曰忤徼先生寵靈得事明主執秦誓一篇足矣其自任之重如此以故一時內外縉紳莫不以伊呂器歸之而子蓋亦不復固讓至處權勢機竇間不激不隨漠如也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既成子蓋為續其後傳已又修會稽縣志紹興府志義嚴采鉞稱一方信史然並出張氏父子手人謂有班馬

氏之風云撫異母弟恩義備篤尤厚於親族待以舉炊者數十家孤寡老弱昏喪皆有給越俗浸尚奢靡居喪讌賓崇佛子蓋以禮節之著為家法人多化焉衣必重瀚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文綉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陶然自得人莫窺其際大都從虛明一竅中作用無失其本來者而已余嘗謂少欽縝密而有不為子蓋剛毅而有必為皆任道之器而余以淺衷弱植左右二公間庶幾箴砭薰培我也而今子蓋逝失一良友

矣可勝痛哉子蓋以五品終格於令不得請謚與贈  
越三年吏部鄒君元標以子蓋請得如羅公倫例以  
為不媿科名者勸少欽狀子蓋謂後必有表章之者  
不謂近在吏部也子蓋可無憾矣子蓋娶王安人純  
德懿行著於內外子汝霖汝懋諸孫玉立所以紹休  
嗣美者且世世弗絕皆子蓋之所留也爰碑刻石用  
識余思以詔來者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一

制策疏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廷對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紹承

天命纘御丕基五年於茲夙夜皇皇圖惟治理每思  
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黃  
虞尚矣三代以成周為盛說者謂大和在其宇宙

果何道以致之或謂周禮九職八則五禮六樂三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習於上下等威之中消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歟否歟漢治號為近古當其時獻議之臣猶有欲定經制者欲建萬世之業者欲不嚴而成化者之三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興治然則如何而可以致大平歟洪惟我

大祖高皇帝開天建極六合同氣以政防民若職掌所載同符六典以禮教民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制度精詳達於上下可萬世行之而寡過矣乃今治績罔效風教未孚長厚之意薄虛偽之習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恣睢以陵上庶幾所謂卿大夫和於朝士庶人和於野者而不可得豈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至歟今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天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相安於蕩蕩平平之治禮讓之風媿美成周必何施而後可諸士子綜古度今試究其說朕將采而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而立極也有齊一天下之具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有化成天下之實而後可以追協和之風政也者齊一天下之具也所以示民之趨而嚴其防者也禮也者化成天下之實也所以定民之志而彰其教者也政之所布或止於法制之粗而禮之所陳不足以建中和之極則民皆習於其文而昧乎其實雖欲使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以相安於蕩蕩平平之化胡可得哉是故聖哲之君受上天之寄膺化民之責不徒道之以制度文為之具而必有禮焉以寓夫潛孚默運之機勸民之善而不以爵祿遏民之惡而不以刑威是以其教不言而喻其民不令而行布列於庶官者各修其職而不日志於尊榮散處於族黨者各安其分而不日志于富侈遵王道者無偏黨頗僻之患若聖訓者有時雍風動之休古之帝王所以垂拱而治揖讓而化者其有由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啓

仁儉性成紀綱振舉于朝廷而海宇嚮風威德覃  
敷於邊塞而蠻夷率俾治已至矣化已洽矣乃於  
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慨然有慕于成周之治  
而以方今之民風士習為憂詢臣等以興禮化民  
之要誠求治無已望道未見之盛心也草茅之士  
沐浴

聖化願攄忠悃之日久矣敢不披瀝以對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又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盖四海之廣萬民之衆風土異宜習俗異尚不  
有以整齊之則亂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者荷  
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於萬民者也則凡  
所以懸之象魏頒之條教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  
整齊天下約束天下而使之順軌嚮方焉者寧非  
治天下之常經也哉然此特治天下之文而興禮  
敦讓則化天下之實也有其文而孚之以實則制  
其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于仁讓之  
治不務其實而徒飾之以文則革其面者未必能

一其志而天下卒積習于偷靡之風上之所尚少  
異下之所趨頓殊故曰政刑者輔治之具德禮者  
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者貴審所尚也黃虞之治遐  
哉弗可復覩矣試以成周言之周自文武開之於  
前周公成之於後其所以治天下之具斟酌百王  
損益二代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蓋纖悉備矣乃其  
化民之實則有不盡於是者是故樸棫作人之教  
闢睢麟趾之意行葦蓼蕭之德所以播其忠厚儉  
勤之化者真懇惻怛蓋不徒政以驅之而恒有禮  
以率之也嘗觀周禮一書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  
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大千有周以之培八百年  
之命脉斯誠治天下之大綱大要也然不徒曰周  
之政典而以禮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  
若設官分職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制度品式非不  
詳且密也而其精蘊所存機要所急則惓惓乎以  
禮化民之是務焉是故任之以九職治之以八則  
節之以五禮和之以六樂迪之以三物正之以六  
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



有章當時之民自少至長習于升降揖讓之節而  
囿于道德仁義之中曉然知上下之分如冠履之  
不可踰位巖廊之上者懷素餐之懼效靖共之忠  
而卿大夫相與和于朝處邦國之中者泯僭侈之  
私敦雍睦之義而士庶人相與和于野風俗之美  
比屋可封宋儒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禮  
化民之明效也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記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  
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民也知乎此則成周之  
所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者其道可知而後之圖  
治者可以知所務矣漢之興也去周末遠使當時  
之君能奮然復古之治而本之躬行以善其則先  
之禮教以孚其心則成周太和之治幾可再見柰  
何以雜伯之心而行一切苟且之政黃老申韓既  
以陰壞天下之學術而恭顯許史又以紊亂先生  
之典刑是以當時獻議之臣若賈誼之於文帝則  
曰禮者禁于將然法者禁于已然而欲其定經制  
厚風俗以興殷周之治王吉之於宣帝則曰安上

治民莫善于禮而欲其述舊禮明王制以建萬世之策匡衡之於元帝則曰道德之行自近者始而欲其陳德義循禮讓不嚴而化以挽浮靡之趨蓋誠以太平之效不可以徒法致而轉移化導之微權必以禮教為之本也三臣之言豈非通達治體者哉而漢之三君卒徂于陋習而不能用是以德色諄語民鮮淳良之俗貪鄙嗜利士無廉靖之風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有如賈誼之所太息貢禹之所極論者終漢之世日以凌夷而不振非漢之民不若成周也禮教不修而文法之弊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驅逐胡元復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建古今所未有之事功不惟政以防民而又禮以教民蓋有兼舉而不遺者以政言之若諸司職掌所載官以職分而九卿百執事之相維事以類繫而大小纖悉之畢舉宏謨曲筭燦然六典之章程也以禮言之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領而祭

享昏喪之有節析其條目而服舍器用之有差良法美意藹然周官之矩範也二百年來道化淪洽日氏月窟之邦含齒戴髮之屬孰不沾德澤歌太平雖成周之盛何以加此而

聖問所及猶以治績罔效風教未孚為慮臣嘗思之而得其故矣蓋成周之所以化民成俗者政非出于禮之外也我

聖祖之所以建極垂範者禮即寓於政之中也有政以為齊一天下之具故有以一民之視聽而孰非所以為禮之迹有禮以為化成天下之實故有以定民之心志而孰非所以為政之精然則昔之所以和平而今之所以偷靡者從可知已由今之時觀之長厚者變而為浮夸淳龐者變而為虛偽倡優忘后飾之僭墻屋競文繡之觀而民侈泰以相炫者日甚也急進取則懷入市攫金之心工擠排則為下穿投石之計而士之恣睢以陵上者可駭也民風之薄惡士習之澆漓非惟

陛下之憂臣亦且憂之矣臣竊以為風俗之無良者

由教化之不明也教化之不明者由政本之未立也夫所謂政之本者何也禮之實是也今也詳法令而畧禮教重文藝而忽德行賞罰非不明也而或枉其功過之實則下何由而勸懲議論非不悉也而或歎于畫一之守則下何由而趨避學校視為具員而師儒之模範弗端守令勞于案牘而風俗之淳漓罔念

陛下所謂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至者臣不敢謂無是也則又何怪乎民風士習之日趨於弊而不古若哉夫

陛下知致弊之由則知所以救弊之道其道無他亦曰務禮之實而已矣臣請申

聖祖之制法成周之規採漢臣之言典禮讓之教掌銓衡者不徒以政績課殿最而必核其行檢司登籲者不徒以詞章品高下而兼採其德誼賞當賢罰當罪而勸懲昭明允之公執體要崇本實而議論黜靡曼之弊董學校者必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在湖州而不徒委瑣闕茸以充位知郡縣者

必如仇香之以德化民延壽之閉閣思過而不徒  
簿書期會以稱賢由是而公卿勵楊綰之素勲戚  
慕馬廖之風也由是而大夫秉羔羊之節士民安  
蟋蟀之化也上以禮相考下以禮相睦師師濟濟  
熙熙皞皞太和氣象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何  
幸躬覩其盛耶雖然致治有本立教有源是在  
陛下求之身心以為臣民之倡而已蓋人君一身萬  
化所出薄海內外環向而取則焉者也夫苟履盈  
成之運忘逸歆之危或以聲色或以玩好或以遊

畋溺宴安而莫之察拒忠良而弗之信則教化之  
本源已先窒矣又奚望於風俗之還淳也哉臣願  
陛下端其本清其源澄心節欲以培享國享年之基  
戒盈崇儉以裕足國足民之計日親賢佐相與從  
容謀議以共圖太平之業日近儒臣相與反覆討  
論以深惟化理之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  
令必求諸道使禮教始于宮闈休聲訖乎遐邇則  
教化所敷如風行而草偃表正而景端所以享和  
平之福追成周之盛者端不外此臣愚不識忌諱

干冒

宸嚴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疏三首

脩實德求直言以謹天戒疏

隆慶六年十一月一日上不報

伏自十月以來客星經天朱昏而見道路皇皇以為變不虛生圖之在豫臣濫厠詞林歷稽典籍自古帝王莫不遇災而知懼卒能化異以為祥故敢殫其愚衷上塵

天聽臣所謂修實德者非獨君臣交儆于堂陛之間也閨門實王化之原箴警賴后妃之助我

成祖文皇帝纘緒之始特命儒臣取劉向所載編次

成書曰古今列女傳遠自虞周近及昭代其間

淑妃貞媛賢婦令母片言之善一行之微凡可以

感發善心創懲逸志者揭其本末訓戒宮闈

聖謨孔彰成憲具在茲者

陛下日御經筵洵寒不輟講學固已甚勤親賢何

所不至

皇太后母儀四海表率六宮宜有形史之規以播關

睢之化臣請纂

聖祖之遺書擇女官而進講務使熟于聽聞必有裨於啓沃至於聖哲之后如成周之太任太姒漢唐之明德文德格言懿範萬世可師尤宜反覆繹思動止觀法俾千載而下頌美無窮願不盛歟左右侍御悉令環聽庶益宣忠謹之忱以共享大平之福

皇上朝講之暇視膳從容日以所聞更相考論如此則

慈母之親即為師保綴衣之賤皆化忠良所以養成聖德肅清政本者其益豈淺鮮哉臣所謂求直言者非惟言之中理亟宜付諸施行就令有詿誤之愆亦當大包荒之量

皇上登極之初 詔示中外凡曩時建言罪廢之臣悉從簡用一時臣工喁喁思奮謂且錄之於既往豈有拒之於方來頃者御史某一言之誤輒 賜放還給事某上疏申救未蒙 嘉納臣恐中外聞之不察某狂悖之由而妄謂

陛下有拒諫之意也凡人之情苟非徇國而忘私孰肯犯顏以取禍故賞之使言猶慮其隱言而獲罪誰復敢言臣恐緘默成風諛諂日至設使蕭牆有潜伏之憂邊境有竊發之寇

陛下曷從而聞之乎夫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國有直言則奸宄不生故季梁在隋而楚人誣其策汲黯在漢而淮南寢其謀忠直之士有益于人國如此古之明王懸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凡以廣視聽而杜邪萌為萬世慮至深遠也臣又伏讀

登極之詔有曰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德音既布于遐方實意漸渝于終始臣竊惜之臣願

陛下再申 明詔廣求直言不但優容夫臺諫亦且旁及于芻蕘允其之請復其之官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有納諫之誠而彰朝著多忠鯁之士紀綱由是而振釁孽何自而萌哉夫臣所陳二事者固儒者之常談實保邦之要務伏望

皇上不罪其狂留神採納則氛祲潛消而休徵畢集



矣臣叨受國恩不勝悃款待命之至  
為父陳情疏

奏為恭遇

大慶覃恩為父陳情乞錄軍功復原職以廣聖澤  
事茲者伏遇

皇上纘承 丕運尊崇

兩宮大典告成中外一時大小臣工罔不沾被臣父  
天復原任雲南副使以罪為民仰遵明例不敢  
冒請 恩命顧惟 覃恩盛典實千載希濶之遇

與尋常考滿者不同而臣父先曾效有軍功重罹  
冤抑有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者伏惟

皇上矜察焉臣父由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禮部主  
事郎中陞湖廣提學副使江西左叅政被論降調  
雲南副使陞甘肅行太僕寺卿比臣父任雲南時  
值武定府逆夷鳳繼祖圍城叛亂蒙撫按會委監  
軍羅次哨臣父統兵三千夜半冒險奪小甸關直  
趨武定時僉事張澤被賊擒辱城中居民三旬乏  
食臣父兵入賊即解圍宵遁闔境士女號泣迎師

臣父撫捄瘡痍安輯反側勦靖巢穴隨以部下官兵出江追戰生擒賊首七十五名賊從一百九十七名用計斬獲大賊首鳳繼祖卞大才等一十二顆賊從一百五十三顆俘獲賊屬一百八十八名牛羊驢馬器械以千計招降過叛夷四百六十七峒寨查追賊田歲収子粒七萬一千五百有奇攻破冷村車甸等峒寨二十餘處恢拓久為賊據地方一千餘里築城置郡建學設驛立堡防禦以平累朝久叛之禍皆出臣父首議比蒙巡撫兵部尚

書呂光洵巡按監察御史劉思問會本並薦臣父內有曰智慮素精紀律尤肅操縱得宜而擒馘甚衆任使隨噐而謀勇攸歸親獲戎行深入夷地馭漢土之士咸得其歡心決攻勦之謀悉中乎機會一舉而致蕩平之績數旬而收底定之功相應特賜擢用本內會薦三哨總陳功次首級臣父實居其半已蒙勅下兵部轉行巡按衙門查核此臣父微功所不能欺冒者也隨蒙陞授前職赴任間儉忌同列歆攘其功併誣以罪新代撫按止據一

時萋菲之言盡畧三年勞苦之實遂致論列提問  
其時臣實扶掖臣父萬里就訊巡按衙門祇奉

嚴旨行委布按二司會問遍行各府磨勘備至蠻箐  
屬夷思父舊功保訴而來者日以百計臣父被論  
之情卒無證佐止以應朝多取造冊紙贖坐罪為  
民竊念臣父效命邊徼上圖報塞九死一生僅立  
微功乃緣忌者之擠排反致身家之毀玷此臣父  
所以仰天椎心而不能自明者也臣惟聖王彰賞  
罰之公必覈夫功罪之實使誠功有可錄即有罪  
猶在所原至如臣父始因功而獲謗終以罪而掩  
功沉抑終身與編氓為伍臣竊痛之况我

皇上登極之初肆赦天下自非極惡大愆悉從矜宥  
俾得自新而臣父獨抱覆盆之寃未由昭雪是上  
既不得與縉紳之士蒙褒錫之榮而下復不得與  
有罪之民沾曠蕩之澤也臣遭際

聖明叨沐恩寵而父年衰暮尚飲向隅之泣臣俯仰  
天地亦復何顏查得御史侯居良其父侯畛原係  
邳州判官考察為民奏蒙

先帝准與閑住移封臣父事例實與相同而所有軍功則又過之伏望

皇上憐臣烏鳥之情 勅下該部查臣父先經撫按會保功次如果臣言不妄特乞准令臣父量復原職致仕仍免臣本身應得 勅命以贖臣父之愆豈惟臣父子含恩罔極誓竭犬馬將使天下之為臣者皆思立功以報主而不為全軀遠禍之謀為子者皆思揚名以顯親而益篤移孝為忠之念臣無任墮越祈懇之至

再為父陳情疏

奏為再疏陳情懇乞

天恩俯察功罪復父原職以風厲臣子事臣惟以功獲罪乃人臣不幸之遭因罪議功寔聖主無私之造臣父天復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隆慶二年間被論削籍迨我

皇上嗣登 大寶 覃恩中外臣備員史局具疏陳情伏蒙

皇上俞吏部議准令臣父冠帶閑住臣父子感荷

洪慈即捐糜未足為報更復何言但臣原䟽具列  
臣父先曾效有軍功因而取忌獲罪吏部未行詳  
察斬予致仕繼臣兩經考滿再遇 覃恩皆不敢  
冒昧陳乞臣父功罪未明賣恨而歿今又十餘年  
矣頃臣起復到京輒蒙

聖恩擢置宮僚隨補 經筵講官臣幸遘 昌期荐  
沐 光寵而臣父終抱覆盆之冤九原不暝臣戴  
天履地何以為人用是不避煩瀆之誅敢以前䟽  
再鳴於 君父之前唯

皇上矜察焉 臣父任雲南時值武定逆酋鳳繼祖倡  
亂攻城襲殺憲臣動搖滇省 臣父蒙撫按會委監  
軍羅次哨統兵奪險直趨武定屢戰屢克賊即解  
圍宵遁闔境士女喜獲更生隨以部下官兵出江  
追勦計斬逆酋擒馘甚衆攻破冷村車甸二十餘  
寨俘降夷屬以千百計恢拓久為賊據地方一千  
餘里已而改土設流置郡建學立堡防禦以永靖  
一方皆出 臣父首議比蒙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  
巡按監察御史劉思問會本並薦有曰智慮素精

紀律尤肅親履戎行深入夷地馭漢土之士咸得其歡心決攻勦之謀悉中乎機會一舉而致蕩平之績數旬而收底定之功相應特賜擢用本內三哨總陳功次臣父實居其半事下兵部轉覈未報臣父隨陞甘肅行太僕寺卿去任一時撫按亦皆新代愼忌同列乘間中傷遂致論劾提問其時臣實扶掖臣父萬里就對彼中父老獠夷為父聲寃者肩摩於道所司祇奉

嚴旨簿責備至所劾事情卒無左驗止以應朝多取造冊紙贖坐罪為民臣惟功在遐荒者或假冒而難憑若臣父決策效勞削平叛孽已功之疏在兵部報功之祠在武定滇人目擊其事者著為平黔三記流傳四方此臣父之功狀甚著非臣所敢偽飾者也罪由文致者或曖昧而難辨若臣父謗起不根萬口稱屈先年巡按田御史已經勘明頃歲科臣建白並惜其枉此臣父之寃抑久彰非臣所敢強辨者也當今

聖明在上尺寸之庸必酬幽遐之寃必白而臣父功

未錄於生前罪未原於身後臣竊痛之伏望  
皇上擴天地之量普日月之明

勅下吏部查臣父先經會薦功次以及致罪之由如  
果臣言不妄特准臣父以原職致仕則不惟臣父  
子死生銜結於無窮且使立功報

主者有所感而益奮移孝為忠者有所勸而益力矣  
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卷之一終

孫耀芳對讀

